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梁 劉孝標 注

臨川王義慶 撰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亡見詔云小兒知談戲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別駕與恪咄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嚫兵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先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荅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何如人荅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謇與秦业會父名彪故以遙遙戲之謇父矯宣帝諱懿秦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爲可與可黨爲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柸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共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汚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温顒頖川荀寓尚寃陽張華士卿劉許

顒時爲宗正卿校許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鄧湛

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爲侍中詡宗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

此數子者或寡學無官商或庶悟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謟或口如含膠飴則指鄉湛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晉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有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導或頭如中霤杵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不慎則此亦句還以目上六人

辭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

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太原温長仁顒潁川荀景伯

少而狎焉同時好瞻有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

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

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優沽而無善價亢志自甘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怪

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朝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

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爲

精造我以形我爲子植髮唐置鼻耳安眉須揀牙齒

聆子搞光雙顴隆起勿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

辟易坐者竦跼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皆故我形之足使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

佩紱紘以當笄恰以代幗上

間黃壤汙黑歲暮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

賤子乎意態若此者手必子行已之累也子遇我如

譬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

爲人寶也則當如皐陶后稷亟成伊陟保乂王家乘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汚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靳尚遠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尉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棄繻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乘然離俗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瀟灑捷運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虖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耽日於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敎於諸閒者豈義故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開禮義且擬人共倫盼子倜儻偶子欲使吾爲忠臣則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士則當效尾生介子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光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海爾以優游而與蜉蝣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凝人共倫盼子倜儻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北海張華士卿劉許南陽

鄒陋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寒無宮商或庭陋養言語或奄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謀或口如含瞀然或巾簪忤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擊龍門之並登天府夫砥疿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徙令處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卑事之世而耽爲懽圖譬猶繫池抱鼈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能深穽之虎石間饑蟹甕中之鼠卑奉厨廝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官其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洟唾流洟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渾字太沖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叅軍年二十五辛大將軍爲之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
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
龍荀鳴鶴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
陸曰既開青雲覩騏驎定是山鹿野
荀答曰本謂雲龍騏驎定是山鹿野
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騏驎定是山鹿野
麋猥豹弩猏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
潁川人荀氏家傳曰隱相昕樂安太守父岳中書郎
隱與陳雲右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連受屈隱辭皆
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之
未得歷太子舍人延尉平廣卒
陸玩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見王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儈
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殿洪奮謝曰被羲皇之
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殊賚臣子誕育
云王爲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爲
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著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
局曰何乃淘（吳人以淘爲劉）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
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眞長云丞相何奇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甕謂伯仁曰此甕英英誠爲清徹
空謂之寶器何邪伯仁曰此甕腹殊
荅曰此甕腹殊

所以爲寶耳 公乃王導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 謂顫好媟瀆故 荅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牓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基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爪 荅拳當曰爪荀踡親也

萌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犗特上 以喻王也

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卷舌 卷舌布牘辟之好王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千寶向劉真長 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 舊武將軍父學井楊丞寶少以博學 說神記 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 叙其搜神記

寶母至妒并寶父時因 荅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 煖 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寶父當飲食與之 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 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 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 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 盾法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

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
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
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
曰卿志大宇宙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
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作佛不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思曠終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上鎮襄陽晉陽秋曰貞孝聚入洒將謀伐
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記曰殷羨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邪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
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丑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
劉谷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獲麟焉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攜妓遨戲不異其理云何謝答曰古沈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與兄弟已有富貴者翁家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通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詰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庾甫答曰身不如庾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庾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齘齒立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荅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汝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卽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齋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卽荅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生傳客少有佳辭因談笑監君諱也故卽荅曰未若諸庾之囂囂還語人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亮子翼客同寓學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喻也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荅曰我故勝得重與奴父名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劉惔傳汪曰汪宇玄平順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
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爲娥隅桓
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也
軍那得不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表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衆因作詩調之曰魚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序曰晉獻公好攻戰国人
爛兮予美亡此誰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
與獨旦表故嘲之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
上見詩不平曰羊古之遺狂陵長公主名南弟

殷洪遠荅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檜腐亦放何必其鎗鈴

詼謝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
同閨人之疾使宮人侯之簡文帝子也興亡即位少
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

待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興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雅量郗重興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
也勞其遠至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
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也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
貪直宜以子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鑿齒共語孫云蠻荊敢與大邦爲讎習云薄伐
儉狁至于太原小雅出車詩也毛詩注曰秦襄伐荊蠻也荊蠻也儉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
孫興公太原人故
因時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楊外生形似共舅桓甚譏之豹奴桓
豹小字
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注
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未正中軍將軍栝子生
至月
陽君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恒似是形非時似是神

桓逾不悅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君林公
鬢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鬢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晉徐州都督以東爲稱
將北府之號
自此起也
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慙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氏譜曰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
山悟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
而蚤終
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

功益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爲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爲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子詩自此始也

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郭子騶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士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簿之揚之康秩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上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宋本無孜字

龍遵祖少爲郡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悵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兩日殊不稱遵

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皆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竟毛翮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非所經初官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勉文筆者刑商略低罪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郗嘉賓書與表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
有所弘耳以表無恒故以此激之表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眞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貨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又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塔而已見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韋孫諸人並在坐林公
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蝨多手脚
中觸地桂閣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卿齊巢許一詣垂
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荅韓康伯曰卿
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
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石軍與孫興公在後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墅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祕

宋本無唯字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
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屐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
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
母不與言妻不爲下機婦陽車騎轄重甚衆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蘇秦笑
謂其嫂曰何先倨而後恭嫂匍匐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
多秦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
懼貧賤則輕易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馮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收周祇隆炎記曰吹
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家而出行人安穩布馮

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詰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鎮長康啖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貞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溫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以會稽內史領軍討恩及恩逼京邑帝爲晉陵公主下詔褚淵混云人仕及王曰卿莫折禁

內則云折秫稻米魏武帝嘲王景興云會稽折粳來折古字通故韓愈聯句有淅玉不可淘謂淅米之淅改淅字若淅別不合用矛頭也

齏

桓南郡與殷荆州語次因共作手語顧愷之曰火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柮竪旒旐殷曰投魚深澗放飛鳥欠復作危語桓曰手頭浙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擊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刳湯藥謚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

逝鎣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
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
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蓍蓍然而俯反
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
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
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
氏譜曰鳥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劉寔軍宜停讀書周
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鴻字伯鸞頴川人庾

寔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
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荅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
祖廣行桓縮頭諸桓曰天甚晴朗祖
寔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
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
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爲玄所侮於言端常蠻鄙之 玄與殷仲文
書以爲嘻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
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国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
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

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絕亾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軍項少髮折腰幽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殏王拜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兄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治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

按王公雅量通濟庾公在武昌傳具應下公以識度裁之當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載洋傳曰洋字子淵北海人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絕亾趙年洋曰吾侯命在中爲土地之主而於中上治火光高六丈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奕遊徼路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楊記曰丹楊治城三里吳時鼓鑄之所既大又云孫權築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

王右軍少時甚癡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王丞相元規

復可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

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龍陳留雍丘人充
才而卑服秦聲謂人曰絲竹緩人常服耳嘗過蔡子充兒悚然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瑯琊郡多士有誰乎史曰有江夏李充字弘度亦善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名大德者登問何以也答曰端正可念大人遣兒進候愛之謂婢汝出問是誰家兒婢出問答曰蔡子充兒給使不達吉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間驚愕大悲命車駕者出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動手割截兒肉各持去須臾都盡

漢唯太守初元年出南京北尹楊由史會稽剛太守也王國乃有內史治國民多郡太守成帝陽朔元年省內史更名國相治民東京依之晉依漢初制王國置內史張邪國食宣帝改會稽故會稽稱內史諏序乃云置內史誤為實稽內史誤矣

徵忠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耽鄉音甘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語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與蔡曰吾昔與女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歌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者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太守會階內史逢其迎吏遊旅比舍買臣貴後階內史逢其迎吏遊旅比舍亭號曰金傷其甲綬輦吏慚服自裁因亭建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毗虎犢還其所如虎毗王氏譜曰彭之字安仕至黃門郎虎犢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父彬衛將軍彭之弟尚書郎父彬之字也彬之字叔虎彭之第二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珍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流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

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論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

故是一生令僕語東漢清流之冠外此目也

同伐異俠之大者當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

驅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以下皆雅崇世默以遵事寄爲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世化之蓋言名教自臺郎君不相尚浮虛不至於此李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憮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嗷翳豆十倍於常牛看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飯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游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眞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觸奴角反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眞長學此言者眞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游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爲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淸令名著於世女人二十既自倍年士人二十之覺而姿色淸悳足以動之情既薄人愛馳何充取爲冠軍參軍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彪以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眞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替白所牧何物豬非眞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替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閒其須要言但食老术昌蒲根飲水如此便不老且貴賤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吁將有罣術邪

綽爲賛曰商丘車騎執策吹竿渴飲寒泉飢食昌浦所收何物殆非眞豬儻逢風雲爲找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眞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侯不尋往初賦而謂知人家國事孫綽素諫曰中宗布衣過江飛書頻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必已踐建康之地近東爲劉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此見之遒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劇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遂開門客何似劉對曰一兄兩未有如此寔客夫人慚悵之妹

復答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悅而君父俱病與君非與父比今有一人藥得洛一人疾中即將嘗與羣賢共論曰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郗原劉傳魏五官而君父俱病與君非與父比今有一人藥得洛一人疾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相校自古如此未睹簡文諸許意或父或君原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顑頷宿頥右軍推書曰此爲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雖復自咎其何濟焉故未嘉萬也

蔡伯喈睹琴笛爆裂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漢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聽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

壽一臺 作樂器祕凡一作凡 帖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著膩顏帖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邪林公云文度著膩顏帖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邪王中郎以林公喻裴子裴子之淡若干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覘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彌有千載車騎曰中郎於抱未虛復那得彌有

庾道季詆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解落已見裴郎又云謝安曰支道林如九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儋纏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毛物牡牝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觀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足 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

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流行後說太傳事不實而裴啓撰漢魏以來迄于今時盧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于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即學自是衆感副其事矣安鄉人有羅中宿縣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推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愼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會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殷顗次女僧韶適庾恒

歆少而率悟庾每不推普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煩似鎮西庾復云煩似是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懌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而生瘡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許玄叔來候韓國謝太傅復往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亦復音不異人宏大慚而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

北戶錄引此作當復不可之余

還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
毋婁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敗宏湘中
訣
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
曰見一羣白顋鳥但聞喚喚聲
王中郎與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
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訥小字
王與道明論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吠之
虞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吠之歷
永嘉太守止貞常尚望蔡謝映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瞋云君得哀家梨當復爾不
食不詳語林陵負哀仲家梨大如升八日
消釋言愚人不別水土好梨產之地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
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
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
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
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
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
宅中讓覺乃率戰於庭踰垣而
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

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欲叛衆操聞其言者皆以徇之衆乃云特當借行小劒盜軍殺逐斬之仍云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嘗遣人夜以劒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拔之其後來必高因臥以劒至果高校素曹後由鼎跡逆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攻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惱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姥曰姥甚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數營匝而出帝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必悔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宋本無賣字

人息意而反異死曰帝前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
帝所生母荀氏燕
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歲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
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
秋日風宇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好利爲敦
謀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
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活理乃蒲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
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
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按諸書皆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命
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
云王名之事而
亂信義之歸諺
海而峻擁兵近甸爲逋逃數亮圖召峻王導下教並
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是錯所謂刑亦反不
制亦反遂下優詔以大
殺我也遂北京邑平南温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
王愆期詣征西陶侃爲盟主供赴京師時亮敗績
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
欲奔寬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温公勸庾詣
陶曰卿但遥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從温言詣陶
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胤女中取滎邵王詡女後取盧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政謂其姑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聰所逼聰假宇左司馬都督北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立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立

諸葛令女庾氏姊亡庾甚悲哀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婚嫁有禮車理即與亮子會妻父彩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後家近之初詐女云安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丗鬼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室中在對牀上後覩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竟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識必不皆聖人之正典習鑿齒之言所誣多矣

姑適劉氏則其女為劉氏矣谷口何者而獻疑卽非卻合卽云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競日支愍度才辯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愍度才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晰見而能越人世後有僧人來重秀異咸鏡爾珍旅銅嶧陽浮磬泗濱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之體窈如太虛盡而能至極其旨無乎　冶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惠乃不如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宅上不安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荅謖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謖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闇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祇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

沈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清苑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爲徐州刺史出梁國失期溫按憾奏汪爲庶人汪名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兒當以護軍處之汪數日辭歸溫曰雖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溫愈怒之竟不屈意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謫與賭得即燒之遏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重名與嵇紹俱爲太常博士厷在東甫所重作論亦以疑王後改論之論甚美厷聞所譏在己論成將遠徙厷人王夷甫之徒詣檢事別厷聞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任逸厷曰逸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猨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臥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浴以中軍將

軍鎮壽陽先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
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僞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
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
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
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
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illegible] 有流 [illegible] 乃詠曹顏遠詩 [illegible] 真悲 [illegible]

鄧竟陵 [illegible] 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 [illegible] 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illegible] 郭林宗別傳曰 [illegible] 鉅鹿孟敏字叔達 [illegible] 荷擔墮地 [illegible] 徑去不顧 [illegible] 林宗見而異之 [illegible] 甑已破視之何益 [illegible] 以知其德性 [illegible] 勸令 [illegible] 學十年遂知名三府 [illegible] 以爲貴 [illegible]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荅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荅曰若

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别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諮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illegible]扶疏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illegible]玄敗仲文詣京[illegible]後

[illegible]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今比肩同列常怏然自失後果徙之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府懷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戚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

好李下宗本有常字

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齊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時不出外天下人謂爲癖吝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勢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爲台輔之咨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媼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故以此自物也臧榮緒之晉書曰戎雖不足謂戎收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收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乎達曰運有險易時有否泰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達曰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水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廣陽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飾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飾便命駕木蕈曰王不留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執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校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淹壞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太郎知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

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閒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耳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晒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小卓犖而不羈有嘯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至崇家崇

能飲酒輒自勉強至于大醉每至大將軍不飲輒殺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諫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尚主與共來往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輒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語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藥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挾

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纙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纙一作羅

王君夫以粭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illegible]人王肅子也[illegible]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illegible][illegible]駮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者[illegible][illegible]酒中必殺人愷為[illegible][illegible]豪[illegible]入塗[illegible][illegible]惡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恆冬天得韭蓱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煑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駁常嘗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特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顧謂牀北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傅百里奚歲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輈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貢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馬臣按其相經云陰虹扁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脊扁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推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膚跡肋欲密幽幽龍顏突目好蹴又角欲傳細身欲健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故飯以不熟不聽人將出遂餓經日並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為

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並豪世祖每助愷以資之嘗以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疊色甚衆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憮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入百里名珊瑚

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並豪世祖每助愷以資之嘗以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疊色甚衆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憮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入百里名珊瑚

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
白軟弱似菌因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
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
尺餘二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
舉網還裁鑒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鑒便枯索蟲蠹其
大者輪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爲車
軸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賛曰濟與從兄儲
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
者以濟爲不長者帝轉太僕而王佖已見委任濟遂
斥外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身實地作埒編錢匝地竟
埒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顧原象家語曰顧回字子
淵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而夔白三十而髮已皓二
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何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子貢衛人嘗相魯一
家累千金終於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鑿牖語人原憲以
爲匡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第六子太始
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
論若欲賣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賣又存所
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
牛心炙故義之牛炙之

魏武有一妓妙能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自入一時俱教少時還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蹍甚復於地取內口中嚙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耶

中興書曰述清貧簡正少所措意唯以忤王胡之王悟並已同州言行急為寧安郡迷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著屐上聽事王不覺司州屐上帶雪便謂是地上白氣少有特遇於螭便作色不樂

之特甚嘗曰次詣復是螭與先已計校王氏譜胡之字脩期話從祖兄

撥其手曰汝如鬼手驚彊來抓人癢

桓宣武與袁彥道箸樗蒱彥道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意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夫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若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并榻王徙倚不

咸宜本硏

堅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迈但人爲儜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曾俱在何僕射坐中與書曰何澄字子玄僕恭時爲兵楊尹大始拜荆州霍鬼志語徵曰勿相輕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荆州石民爲刺州鎮主時民悉歌黃鼻曲曰黃鼻兒揚州大佛來上朋時民悉迷惑揚州大佛來上朋時石民死王恢爲刺州佛大恢小字也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言便各以帛纏手恭府近于人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纏手飲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謝從兄弟各言志桓云願南郡鸚鵡不如甚以爲忿通夜往搗擲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成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劉槩晉紀云劉琨嘗稱其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安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国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事中什至驃騎諮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以宅畀後悅於市中與言王黎聞其說言欲為或乃託黨同異之聲嵇於朝野既而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人少知名晉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參政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清以地望至上不先辭讓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帝帝欲見之嵇於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不出珣下恐傾奪與國寶自知才劣而雅聲譽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乃名流望云王宜有酒色見之珣

奧龍罔曰王自宜令

奇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譖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惡之求術於王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

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珣仲堪

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

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論

宋帝如市賈終至訴於會稽貳豈有仲堪微罔而成離哉

尤悔第二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基並

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

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勿
鉼鐺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
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黃須比討代郡獨
興虜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白我黃須兒可用
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在誰
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
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也渾父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
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鐵文欲滅而愈
更明何謂宣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顯
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然欲滅更明耳帝
欲治弟植之罪遍於太后但加賜爵
王將荅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益
拜玉乃止武子以其父不荅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
爲之拜謂爲顏氏耶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妾媵者乎世說之言荅是乎拜而荅變爲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殺王隱晉書曰成都
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與機別傳曰成都王長沙王又
志與機宋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東海人爲中書令於
潁潁筱什雲雲時爲左司馬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機乃使
民玖誣機謀反所殺祖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晝黑慢
玖誣機謀反所殺祖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晝黑慢
綠車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朱衣至機齋戒服著衣
帽見秀容貌石若深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冤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
初陸抗陳步闡自以皆有識歸刑數曰欲聞華亭
九之及機雲見害二族無遺
鶴唳可復得乎入正故事口華亭鶴聲如外野
游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
謂孫郎曰聞此不如華亭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曰雖有數千人歸投
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
紘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其民遂至喪軍失土
無成功也帥徽拔琨以永嘉元年爲并州于時晉陽
空城寇盜四攻而能收合士衆抗衡滿勤十年之中
賊而能振不能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蕭
然豈一日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數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之間以對大難乎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鬼人東行平
子面似羌按王澄自爲王敦所害丞相名德豈應有斯言也
士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關謝周侯深憂諸王公
入甚有憂色丞相曰委卿周宣過不憂
軍至石頭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荅又
既入告相存救周侯曰內人救護及周諸王故在周
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
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
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
滿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感衆視近日之
言無憚憚之色若不除之後將未敢也敦卽然之遂
害淵顗初淵爲吉卽淵既上宮素有
商氣以猶小器作之故作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
溫未荅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廻
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

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謀曹爽任蔣濟之深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非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謂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荅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滿淚

溟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撫牀嘯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棄世今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深溟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

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父禧娶清河崔參女近於豐卿品猶不過也每嘗

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溫嶠爲散騎常侍嶠以母亡過時不得往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母未葬朝議又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藜羹庾亦彊飯極歡升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梁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平陽廬山庾流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詣焉周庾至轉避之亮後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與語遷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爲鎮軍長史實非覆道眞純何以鎮其流遁諭之而不稱

戶口差實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朝野僉曰足下令具上表滿足下臨之無讓而不

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賞一嘆遂發

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
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　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
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既公智識必無此弊
文王期盡罪子不能聊其年貴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與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
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詔曰作北寇寂將爲人景所笑既而屈卒
曰既不能深若後世亦不足復遺矣當載書籍秋日曝
溫嶠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貌
曾閔以親僚撫拊而起曰爲爾寂上爲文景所笑
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疾或停或待又
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問謂人當無嗔喜
曾送兄征西葬還謝在西曰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
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擲人聲色甚厲夫以水
性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
耀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

政宋本改

性哉人可使爲不
善性亦猶是也

衛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還三
日不出云寧有懐其未而不識其本 文公種菜曾子
何所多悔 牧羊縱不識看
此言必虚

桓車騎在上明政猥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
羣謝年少大破賊圍發痛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讒
之量不測類如此 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
欲令其謀而擊滅之 朝安故解揚州以藩文自重
敵果至方遣諸示彰遠諸不經事
天下論知吾貴於左右矣 儀聞大勢去世事情做而憊

少章云疑作玄

宋本無一字

人皆歡喜寶物遺相王寵幸煤厄簡謝玄笑而無
左右以其謀而擊滅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孔安国注曰
富貴與仁義相感乾棗本
皆不處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 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隆禪 如廁見漆箱感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
盤盛水琉璃椀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
飯屑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來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劭即徙父
騎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貞正譖云謗
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
疑劭託疾收付治藏者掠之數卒無一言後
卒司空深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礼云創巨者其日久瘉深者其愈遲元皇
慨慙三日不出
蔡謨徙渡江見彭城王大喜曰鱟有八足加以二螯今
京下鱟貪吐下要頓方知非鱟後向謝仁祖說此事
謝曰鄉論謂雅不慕幾為崔學死人載礼新學猶生
晉元帝用心暗劣好者勞即影附者即疏謨
王安豐選女壻從捷郎撥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捷郎一
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捷郎撥
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
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誰名覺有異色乃自
中明云向聞飲為熱冷耳皆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
侯劉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裏第二子年三十三七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甚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帙反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面以據爲中即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殷氏譜曰仲堪字幼至驟驔諮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嘗不解帶弥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股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云氣對曰天時尚煖製鮐魚鰕鱐未可致尊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絀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史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普安帝紀曰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神略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善其夜開閤喚綱紀話載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魏甄后憲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寵曹公之屠鄴
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
賊正爲奴紹女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
甄后憲而入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面入紹舍甄
姑怖以頭伏姑鄰上五官將謂紹妻劉曰婦人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
聞甄意遂爲迎娶遣至敷蕩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氏婦人被髮
垢面重拜立編妻劉後文帝納之自爲取面姿貌絕倫說髮以袖拭面姿
容更盛劉謂甄曰不能死將紿與曹氏乎甄氏春秋曰五官將紿熙妻也孔融與太祖
書曰武王紂以妲己喪殷周公誅管蔡以定周室未聞武王周公以今度之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自取冷還
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傅玄傅子曰荀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貴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敷往哀粲不明而神傷敷問曰婦人才色並存之聘也適才所見色重於德粲曰甚人雅再固顏延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盛德言能移人未若此之甚也餘亦非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後隙至老不出門貴下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百載千餘人乘可年相知名上編諮以悲感路人粲雖强自裒然有識猶追惜其誠言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

後妻郭氏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遥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高明知人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乱世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嗚此言則郭氏夫明婦人也尚令賈后抚愛愍隱當當從其妒忌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未盡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彦才吳郡吳人為下邳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迎江而上前以捕鹿二千口供劉禪秀為豫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嘉之以為驃騎將軍交州刻史封鈞南陽太守

[illegible]妻以姨生不同舅氏室家其為妻嘗如乃罵

秀為貉子晉陽秋曰秀大不平遂吏部尚書公乂鈞南陽太守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在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踰捷絶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捡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
大如雀卵黑如桑葚燒之香氣經三月不歇益此香
也充計武帝惟賜巳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
人修牆便入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
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
之以女妻壽(郭子曰典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時以
得是女妻壽木婚而女亡壽因裹賨氏以遺四
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曰婦人卿將於禮爲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公謹之番曰
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晉陽秋曰石崇有妓
出也妒妾數十人以示崇崇別館也甲下方列
命名指綠珠也善識鏡曉音律可得也使者曰崇
崇不然使者已出又馳還又及崇聲不許)
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收曰孫令憶晉書閻纂不秀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於是始知必不免王一晉
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史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然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觀暮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鄧粲晉紀曰琨與兄輿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湘州刺史將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謂其謀並召承為軍司馬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見三軍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嬰檄諸郡並赴善鼓達從母弟魏乂攻承王師使賊迎之薨於車數既械追贈驃騎諡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

文武幹襲封譙王承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王劭之與無忌長甚相暱湖之嘗與
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來涕曰王劭之平世將司馬氏譜曰廣字世將初覽父正廣高朗豪率正華
譙亮遊于石頭會廣至爾日迅風飛颺廣倚船檣長嘯神色自若導謂亮曰正足特
導亦奇其雅儀不介已者面加敬焉所以積年不告汝南晉軍覺吾所以幼不欲使此聲著益以避禍
王無忌驚疏而刀石出遠
譙譙周作荊州人康曰汝南上慎
譙譙周作荊州人康曰汝南上慎
文才司徒何充嘗曰所謂文質王脩載行事無
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尋陽至新亭與川多經王
客迫譙王承致福非大將宜遵正是平南所爲耳無
忌固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
取得免中興書曰福襄共之襄與福並
認以贖論前事既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容叙
其事且王廣之害司馬丞遐共恚脩齡兄弟豈容
不知告威之言實録也
王右軍妻鍾藍田藍田晚節論畫重右軍尤不平
藍田於會稽下棲停山陰治舍右軍代爲郡屢言出
門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
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
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

人受意失吉大爲時賢所笑監田案今從事數其郡
諸不法以先有隙今自爲其官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雨不相
尉而已初不重詣述羣卿造述羣以爲恨裘除徵拜揚州就徵
周行郡境而不歷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輿初免喪正可
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
失王者嫉於謀劃義之
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植皆告不復徵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
復測荅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漢書
曰吕后欲王諸吕問右丞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
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廷爭臣不如君全
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陵乃止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
殺斬國寶王珣固諫之珣曰此
君一似胡廣瑰曰王陵
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耳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鷰出至標所
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郭緘晉陽秋曰王恭深
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琰初道子與恭善欲戰出恭
初道子與恭善欲戰出恭
令於兒塘斬之
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恒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藥之及夫人云汝
等近過我餘年我喪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氏譜曰桓
脩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為玄所侮言論常歸
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
汝等何忍畏內
相圖脩乃止

康熙庚子十月借蔚子遵校本略加是正子遵記其後云戊戌正
月得傳是樓宋本校閱是淳熙十六年刊於相中者有江原張縯
跋舊為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俞廣春識語上鈐王履白還書一
帖雖多訛脫誤然字畫絶佳未知放翁所列原本祝何如也并鈔
之使好記知所自來　老民書書

己未十一月訪羅紈言於津門以校宋本世說新語見眎妹言援
卷尾跋語題老民孟公謂是明末張曦方端拱手筆且檢書中
有震嚴老人天黑子孫漢留侯裔原名端拱字孟公興機逸氏徒
各即謂為孟公無疑然全書其字跡確是何義門手迹其校勘
而兼臭批為出義門家藏跋中所云蔚子遵借校蔚為何子貞修
兒則義門之子也時代人名乌張孟公決不相合惟跋尾題老民孟
公為不可解耳書此以竢知者十二月二十四日傅增湘校畢日記